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補遺卷上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輝縣後學郭程先補輯

答問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心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子談良知惡言良知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何罪焉總是懲於禪門無形無影無處究詰他未免有激乎其言之耳莫認得太癡

兢惕原爲閑放心然簡束之過遂成跼蹐所謂心逸日休者安在孔顏之樂處乃是其學處學不能樂是學爲苦趣設也晦翁有句云昨夜江頭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嘆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問熟軟圓融之人旣無裨於世而孤詣冷癖又多偏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對證之藥

問某多怒然一過輒悔當何如以治之曰與其旣怒而

悔何如未怒而防當怒而制著意克治初猶强忍忍之既久漸覺自然至於當怒而怒便是性情中事此豈可

心

一友夜常不寐曰何法能屏除此閒思閒慮余曰此病大家通患人心無無念時念起而種種情識欲惡朋從雲擾此心遂不能主古人慎思近思詩曰思無邪正是要緊下手處一毫亂思皆是出位戒慎既久紛擾自清所思所慮皆心官之効靈蠢職龍谿謂戒慎如臨深履薄纔轉眼失脚便喪身命焉能有閒思雜慮來

一客謂某終日是忙即有一日清暇只因忙慣了此心由不得又忙可柰何余曰忙慣了三字道著病根急欲以閒字對治如何得閒當就忙時提起念頭此因甚著忙窮究到底如果宜忙整理精神去做如係邪思妄念越理犯分則痛自刻責無地自容久久提醒忙自去而閒自來乃知清閒不止是福全是學力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傳習錄極論知行合一既詳且盡愚謂知行合一是聖

者事大賢勉為之庶不至言行不相顧如知為人子當孝便孝為人弟當悌便悌為人君當仁便仁為人臣當敬便敬非生安未易言也庸流無足論即如從來談理學談經濟兩般賢者當平居議論時箇箇親切到得身行其事手忙腳亂十分中行得三二分猶足裝門面甚至有面目全是而精神全非有言者不必有德從來原有這般人知行合一是直指本體作工夫見為二者學問原未到家未能以工夫還本體强說是一畢竟是二恥躬不逮之人欲訥言之君子自不分作兩般事

問做功名有妨做人否曰做聖賢原不論做功名做功名何曾妨著做聖賢即就此時論能做的吳許一流人自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靜修先生謂曾齋曰予不出則道不行果為行道計則曾齋較靜修必更苦而功更偉矣

答友人來書云何書不可讀未審所與緊者當在何書愚謂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而人醇俗美三代以後儘有書可讀而人偽俗漓此非盡書之咎也立言者之人已全非三代之人矣我輩讀書不能不博覽旁搜然必先

有所主勿以他端亂我宗盟先儒有云讀佛書如時花美女最易迷人此異端曲學每每與吾儒爭壇坫以我非堂上之身遂不能判堂下之是非愚謂斷當以堯舜禹文周孔之書為主則諸子百家皆拱手聽令焉正吾人所謂窮經以遡其源也邇來如李氏焚書等類舉世尊其文而并尊其人亦足怪矣四書五經之外諸儒語錄固多可觀而陸子靜直接孟氏之傳陽明傳習錄透胸達背全體靈通由二子而得我心得我心即可覿面而見孔孟矣

來書云何事不可做未審所要約者當在何事愚謂事總此綱常名教耳然綱常名教又不離日用飲食卻欲爲忠臣爲孝子必不爲不忠不孝之事必不存不忠不孝之念既無不忠不孝之事又豈有無禮無義無恥之事哉時至事起亦無定局如用則行舍則藏何嘗膠於一定哉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亦如尊作所謂天有時不靈而理則無不靈之時也著落在子臣弟友把柄在視聽言動根源在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無未能矣

來書云何人不可與未審所應求當在何人夫人豈限於時也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千古我之品第愈高則我之趨向愈上僕平生尙論極喜太邱與林宗然所心折者又未嘗不在武侯與梁公古人之榜樣具在任人齊其所從子輿氏之願學孔子亦其志固然也巢許之志決不在伊周伊周之志決不在巢許愚不敢知曰請擇於斯二者願君深味乎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方是吾儒有體有用學問尊嚴矜容無非與人爲善之意王汝

止見滿街皆是聖人正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宗旨與人
不求備則木石鹿豕亦可居可遊此段應求亦要[illegible]
鶻崙閒日用間只覺不能行所無事如何日此些看得
太極易了禹之行水疏瀹決排不知費多少心力始能
注之海注之江如不能得要領肯綮者病痛全在一鑿
字世本無事庸人擾之賢知有賢知之鑿愚不肖有愚
不肖之鑿堅完之世界破裂多端總只因不能行所無
事有一大聖人出焉歸淸甯於天地歸安阜於民物亦
只是行其所無事也然非頭然高懸一天地萬物之鑑

事物之紛投時勢之艱難未免有遲回顧慮沾滯不自得之處行所無事一語是聖賢豪傑一了百當大本領我輩不能行所無事先自必有事焉始久之自當省事而漸進於無事矣不然悠忽日月行習罔覺而猥云行所無事也豈不謬哉

兒病以不能誦讀自歉予謂之曰多病道心生此言殊可味若不知學讀書破萬卷止謂之不識字若知學則困窮拂鬱患難疾病何在非開發我性靈砥礪我身心者乎卽如爾目前旣有疾則凡可以療治之者如醫簡

藥猶屬末節而節飲食戒嗜欲省思慮調性情慎起居自當無一不致其周密一不周密恐其益我疾而自戕其性命不知此皆學問之所在也知其爲學問之所在而日用調攝時時儆省一意以保全性命爲主則浮名浮利自不能入而與之較重輕所謂多病道心生者艮非虛語爾能知此經一番疾病當自有一番長進方不虛過此疾病耳

二客過予學稼軒予曰向來何所事事一曰俗忙一曰鎭日閒只是悶悶予曰二者相資爲用則妙矣忙者閒

之間者忙之二客請問予曰忙不過人事應酬日用經營耳此中有理道焉形瘁而神不傷猶之行所無事也人心無無念時閒居靜坐正好簡點身心不愧爾室滿目行生何問之有

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爲石亭所薦予曰石亭薦聘君非聘君有求於石亭也只不因亭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

又問白沙如何爲梁芳題詩予曰芳爲白沙鄉人數千里外桑梓關情偶爲題詩有甚乖謬士憎多口千古同慨

移居夏峯修理墻屋皆諸子身親之孚曰此皆日用飲食事心安意肯不萌外願他求便是道便是學飯糗茹草築巖耕莘皆有終身焉之意故能有而不與今日只宜理會求志是甚樣事體終身求之不盡

問某人初作事甚好後不克濟某與某初間交甚好後漸成隙此是如何曰此皆利心爲之蠹也事從義起交以義合古來揭日月貫金石者此物此志也一間以利心作事之神倩鳥得發揚論交之氣誼盡成虛假立謊之術必敗之道也壞盡天下事殺盡世間人只是一個

嗜利上達之君子下達之小人義與利而已矣

語全州蔣偉生偉生年十一能爲八股業十二歌採芹十五罹患難間關數千里險阻死生不知凡幾今年十八矣隻身流離閱四年而容貌詞氣動中條理余曰此天之所以玉汝於成也庸人以爲厄窮英人視爲磨練西粵天末少年囿於一方一隅不過爲鄉國士而已今出而流覽天下備極今古情態此其眼界已寬襟期自廣爲天下士千古士豈復讓之他人是在當下自立幸勉之虛心學問以爲他日務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此千古鐵案後之人猶敢欲翻之議奇而意濫激矣棘子成去文而子貢惜之宰予論社而孔子責之甚爲其言不足訓流弊遂不可言古人不輕著述有見於此慈湖正以傳象山龍谿正以傳陽明而無聲無臭無善無惡夫豈謬於師說而虛無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嘗不借口焉堂邑所謂傳象山者失象山傳陽明者失陽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愼也

程門之學以敬爲主尹彥明問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

邪愬問主一彥明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能如此常常收斂絕無雜念便是主一便是敬

蘇季明昞與尹彥明焞皆程門高弟也當彥明業舉時昞謂之曰子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抑此外復有學也焞不省昞明日復造問之茶次昞舉杯曰即此是學焞有悟昞令詣程門受業後昞以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彥明頗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當季明上書時爲國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當忻然就道若爲進取計饒州之貶

猶爲輕典季明渙然彥明始學得季明指示季明晩節得彥明開發古人麗澤之益如此

語乾禎人盡以文章爲學予謂文事未常非學而學正不專在文事道不可須臾離仁不可終食違此正學之所有事也加一分學問葆一分性眞曾之日省曾之學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子思之學也孟子之知言養氣而不動心孟子之學也周之無欲程之主靜朱之窮理陽明之致知皆殫竭心力無一時一刻放下方庶幾乎不離道不違仁成就一個學者然此皆庸德庸

言日用常行之事只要存存不息勿忘勿助便是作聖
功夫
扶陽北歸余謂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日與善人居
聞善言見善行是即吉祥而福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居
聞不善言見不善事是即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前知
正必之於善不善耳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為無妨此
匪之傷古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
告也
馬步先秋捷歸謂予曰先生謂功名為身外之物最不

可先横得失之念故艱於入闈若固然也倖而入闈亦若固然也不意乃得售願先生再惠教將奉爲終身佘曰此雖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千聖萬賢一了百當之言也我輩祇患不認的此身認得此身則我大而物小身外之物自能超然洒脫不認的此身則物大而我小終日營營祇爲物役得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孔顏簞食瓢飲浮雲富貴舜禹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眞實境地不作得失之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於身心性命濃得一分淡者日淡濃者日濃則欲去理

還危者安而微者著矣然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雖行只如吾兒所云不喜赴俗席不喜說虛話不喜裝戲腔便見近裏著己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示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引伸擴充勿忘勿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中正有深意學者當一爲猛醒也

或謂俗子相訪似不必加禮子曰此便是自己入俗論人於此時孰爲雅士經世之豪傑覺世之聖賢須是耐俗方能移俗一有厭薄俗人之意此心已先放縱俗不

在失禮於人而先失禮於己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不必其賓皆雅士也

示塗孫去僞存眞只此四字徹頭徹尾便是聖學初葆之而爲有恆也功力漸加存養日密則爲善人爲君子純之不已遂至聖人先儒謂聖人可學而能謂此一點眞心人人皆有故學者當立必爲聖人之志此志不立全是僞字作祟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正是其作僞處也作僞心勞日拙究竟只落得一個長戚戚耳勖之小子試自默省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則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遇事便束手被辱即動心逢憂輒短氣者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滔滔者耳

問陽明先生儒者皆以爲終雜異端之學何也曰良知是知致良知便是行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去致字而專言良知便與禪門相近此傳陽明者失陽明也至必謂其雜於異端朱紫陽曰異端之學只廢三綱五常是他極大罪名陽明純忠至孝正從龍場轉關正道惡得

以異端目之與朱子分頓漸不分離合愚固嘗言之矣承絕學而爲嫡派允矣不誣

問學人須過得三關方可入道一貧富關一妻子關一俠氣關不能固窮者多因妻子念重能固窮矣不係情於妻子矣而英人志士又多落在俠氣一邊終與聖賢相隔予曰此不學之過知學之人自不肯作荆卿聶政之事而貧而無怨不私暱其妻子卻非聖賢不能難易之間各有分數總在知學

謂驂臣諸子曰子知我輩各有若大家具乎天下之廣

居正位大道無人不具只是曠而不居仆而不立舍而不行遂自就癖陋自甘顛蹶自迷荆榛耳其所以不居不立不行者非彼棄我而我自避之避之之緣亦只因骨脆膽薄氣靡原無所以勝其任者故不能不喪其所守見人人喪其所守彼此恬然無相非笑竟成一聹冥不靈之世界豈不可哀有能勝任之大丈夫亦非在驚世絶俗只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不屈於威武便能居之安立之定行之適無往而非愉快夫人生非富貴則貧賤而威武不能不值皆極平常之境然非豪傑具

大學力以語不淫不移不屈鮮不有愧色焉一有愧色家具終非我有其功又總自謹獨始

一友投一宦人甚不得意歸而怏怏予曰君子於目前者全子於異日者也當爲子稱慶設此番能厭所欲則欲念之熾何有窮時壞子生平皆由於此嘗見介節士而末路喪節者皆小小得意悞之也

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𩗗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張文定不治鏑器之儀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

事不平何力不辦

貨利人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邇不殖是大

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宜嚴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

磷涅不淄手段

才人每犯輕薄之病才愈高則輕薄愈甚蘇長公非千

古人豪也哉正叔以大儒入侍君子道長之時性矜莊

言動必以禮亦儒者本色長公好詼諧嫚易之頗誚其

不近人情氣味不合自不相下此必然之情程門人遂劾其館職策問爲謗訕則過矣蘇復縱言正叔之短至詆爲姦邪則過之過矣才人不善居才不獨一蜀洛爲然或曰犯而不較曾子獨以許顏子後世學者周茂叔程純公之外恐未易多許也

問陽明敎旨曰人有性有情有才當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既動矣而善惡

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而爲善去惡則才之効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已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心之官則思而易又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於何思矣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睿作聖是枯禪也

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堯夫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此是孟子藐大人一般魄力堯夫豪才蓋

于浩氣千載下英光動人

大抵讀書人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放下且靜坐教胸中空蕩無係著處徹舉起一看每事便有下落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爲善學龜山相傳指訣以及仲素延平皆如此昏亂鬧熱中看道理明徹非養成從不能

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愚謂常見在三字極平易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日省曾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

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愼不
覩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
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以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
全爲物欲所錮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
在便不可以爲人孟子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
問人做不將去畢竟是稟賦有偏全非祇關學力之厚
薄曰一諉於稟賦則人人皆可卸責誰肯下困勉工夫
古來聖賢不知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一畏難便諉
於天之限我此正所謂自暴自棄蓋論本體要是人人

具足論工夫未必一一皆是果能此道矣愚必明柔必強豈非虛語

天章問初學從何處入手日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博雅云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初學恐難語此先須靜坐何如日爾卻看靜坐太容易躁心浮氣人靜坐不得纍心急性人亦靜坐不得元公之無欲延平看喜怒哀樂未發纔是靜坐的榜樣尋嘗云學先不覩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問此是靜坐的功課程門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非大涵養人不能若以槁木死灰為靜

坐則枯禪耳非聖門宗旨也

問朱陸畢竟是同是異異果何以異同又何以同曰陸從尊德性入朱從道問學入此其所以異也然尊德性豈能離得道問學道問學亦不能離得尊德性總皆聖人之事也此其所以同也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乘人也最微最匿千頭萬緒紛至沓來如何能寡的曰欲不能寡則心不能養從古未有多欲而爲聖賢者也寡的一分欲淸得一分心方能成得一分人聲色貨利中斷無人品此處須要割棄

問未發以前空洞無著似無善惡之可言自思慮一起眞妄始分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正是未發以前一段光景何以見駁於諸賢曰此正儒釋之辨毫釐千里全在於此儒術本性行有不得一味反求反求則戒愼恐懼所以未發爲中中節爲和純然一至善而已釋教本心行有不得一味勿求勿求則割恩斷義未發安得中發安得中節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諸佛千經萬典皆本此五字爲骨告子禪宗也孟子闢告子更難於闢楊墨陽明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言正

見其爲至善與告子之意星淵矣

戴司農問心如何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熟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戴司農第一問學問之道知行合一德性學問竝重所以憂時者有贊病虛病之說此蓋有見於末流之弊而爲工力補救之法也若就吾學要領言之泉證悟以後支成直標宗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千古聚訟不知此言與無聲無臭有別否與無極太極有別否與大學

之止至善併孟子之則可爲善乃可謂善相通無礙否
又不知文成當日果見心之體如是而爲是言耶否耶
即攻文成者抑果眞見心之體確乎不如是而攻之耶
抑但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而攻之耶此言是是否否
不得兩可不得調停是則通體皆是非則到處全非不
但文成一生艱辛千秋俎豆之關實孔孟來絕續存亡
之關望師直指是非以定此宗旨此天下萬世之幸不
第解海澨蒙愚之惑已也荅曰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
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

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
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
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
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
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
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
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
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
可爲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眞見心之體自如是故

不欲人鑿壞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學問耶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第二問大學八條目傳之已久而格物之說紛爭不一小子茫如也如物果是一草一木桃紅李白等事格他何用若云即是心身意知家國天下無乃與誠正無重復乎若云兼之則粗精亦大不倫且格物無傳果原缺否有云釋本末即是者古大學可據否且格物訓窮理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後窮理者乎如何貫逼乞直教之

答曰號物之數有萬自一草一木以至家國天下皆是

物也故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有何巨細精粗之可
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己物
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
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
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
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紫陽作忠臣諍
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俟後聖而不惑當自有
在又何怪乎衆論之紛紜哉
第三問已發未發朱子之論亦不一有言其理者有言

其時者又云未發與不發不同諸說孰是戒懼慎獨功力是一是二乞明教之答曰此時之未發非泛論其理也未發隱然有發之意故不與不發同戒懼慎獨是一養工夫非戒懼慎獨夢寐中亦覺擾攘安得有未發時耶此程門喜人靜坐教人看未發氣象也非戒慎便不能靜坐

第四問心外無學不動心是第一義但心在靜時如何能不起雜念而不動心在動時如何能不逐物交而不動大事乍來如何能一時鎮之而不動困橫久滯如何

能日日磨之而不動超凡入聖自有要圖乞明教之答曰孟子不動心其功力在集義行無不慊之時則心自無雜念之擾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凡靜時之紛馳動時之逐物危疑震撼之驚懼皆是義襲非集義也孟子不動心亦在四十之年功深力到無可惑之言無可奪之氣即欲强動之不得也

第五問文成宗旨又云去名利色根然初學少年欲令其盡斷紛華直趨枯寂彼必視世界太枯而精神意氣索然矣如何能鼓舞前去初學入聖階梯定有遠焉乞

明教之答曰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過不殖便是
聖人一切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義防
其閒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參元之肯論
東家之牆不獨孔孟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豈輕
宥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習便是入聖
之路

夏峯集補遺卷上

錢　相謹校

夏峯先生集補遺卷下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嘉興後學錢儀吉補輯

步涉橋記略

共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峯為輝新孔道每夏秋山水暴發溝洞水集架木為橋行人病之順治乙亥本邨茂才郭守一糾附近好義者易木為石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顛末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務奇以驚愚人之耳目或淫祠或梵刹動費千萬金窮鄉下邑罄囊奔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

偶有一二人稍異則鬨然譏議不以爲病狂喪心則嗤爲迂闊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知其爲非也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徒杠與梁濟行人以濬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胼胝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即此便是厚風俗維人心之大端繼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具之知能一人倡之衆人和之相傚成風習焉若性誰謂晚近非三代乎哉今始知考工一書無往非關人心風俗之意於此修橋之舉鼓舞恐後則凡爲正言行正事皆如此橋可幾也橋成

於閏三月十三日

雜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鍾䧺習尙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常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帥之之道也輝舊志言君子崇尙禮文小人好飮而直婚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續志言詩書絃誦涵濡浹洽文物彬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與道喪淳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

不容自弛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見耳粵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拈出人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桂者一愚民耳曾刲股愈母疾予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襯之驚曰爾於母如此耶小人於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衆爲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某廣文老而無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自

滑州張亨濂容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果中臺氏數尋在諸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俗之事耳因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爲姚許者

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士厚民淳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前輩治輝者止於臥理而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沿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

民矣昔主勝客今客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年前病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役主愚別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算正糧號爲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算也而供草供豆之人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也而買馬僱馬之役卻實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不爲百孔千瘡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之本末當局者旣非爲私囊之潤便當爲公濟之謀酌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

綏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絶影射之姦痛懲貪頑之習庶甲不至於纍乙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煇民此日憂深厝火痛比逸堂焚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乎敬以質之仁人君子

荒田議

煇之四境獨西面遼闊遙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嘗閒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雖江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

動尙不能支而田既荒蕪耕鑿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顧豈堪代人賠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積湊苟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湊無可湊王令遂以縊死吳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大端至閩縣之受累羊代牛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入告除荒爲民請命轉盼間開荒之檄又下矣議除者意在蘇民議開

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與我愚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者必衆復業者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心以救此一方民輯事庶乎其可爲也

郭涓郭氏家乘序

余憶壬子與二三同人讀書京師每搆一埶東君潛令記室錄公送所知參閱已而知有蘇門先生評因往謁之側聞緒論不意四十年後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

公望稱莫逆焉乙未夏留多景樓十日讀先生裴竹園
詩文悉其偉略觸目手澤凡貽厥孫謀者慮固深遠也
故子若孫彬郁英秀覺四十年覿面未聲之旨猶可遡
遡德音懿範於四十年之後復悉孟晉先生寄直齋節
爲當世名賢仁者有後豈待問耶公望慮先輩世系或
湮子孫枝繁有紊且欲彙從前遺文教澤而歸於一以
寄如在之思總思修明族譜與余商定其規模豕第此
可以知公望矣譜之義事關仁孝自道喪教衰斯義不
明而興孝興弟所以難耳是舉也蘇門先生嘗有家乘

一編公望繼述其意而增益其未備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觀而善此實啟之君子曰公望知所重矣

蘇門遺事序

予來茲土十年矣畊鑿於斯絃誦於斯孫曾蕃育於斯予之託庇蘇山蘇水者亦云厚矣予之託庇厚而所報者薄是蘇山蘇水不棄予予乃自棄於蘇山蘇水村居無所事事因與二三子商略蘇門遺事夫事何云遺也萬歷庚辰以前輝有志百泉有志事何以遺庚辰以來將歷三世道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孰爲刚

之紀之經之綸之而使之不遺乎辛酉孝廉王遵道嘗搜邑之大利病彙成帙以告邑令陳必謙冀其見諸行事爲永賴之圖顧莫之遂惜身殞殁而子孫零落其所言何事竟不可考浸尋至今輝入輝事無復有過而問津者矣予雖衰病偶有觸於見聞者存往蹟則有記無蹟而文獻可徵者則有考至勢不可支時不可失則有議記與考之類風教攸關而議則民命所繫語雖不文意不敢苟間有二三子代予而成之者二三子之意一予之意也八十年咏歌蘇山蘇水者碑碣爛焉然有德

之言與有言之言亦自有辨其去取當與共之順治戊戌

遺事凡例三則

一山水之緣偏與遊逸相近今之記載題詠鐫石豎碑者類多顯人恐未必盡佳耳予初至泉上見壁間猶有素心人語慮無人珍惜再往收錄已化爲烏有先生矣或山靈祕護不欲輕示人未可知也

一蘇門之有百泉爲幽人逸士怡志適情之地而編中諸議多壓民憂葢不能同民之憂烏能同民之樂子曰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惟仁知而後能樂山水願吾儕二三子來遊時先洗滌身心無塵曰今日孰樂一元人以蘇門爲歸既眾且賢可謂人與山交相値矣諸公聯袂而入山者行且接踵而應召其行其藏在諸公亦不必有成心倘蘇山效北山移文以謝逋客諸公其何說之辭

書家規後

或問文公家禮冠婚人子之始喪祭人子之終規中何止言婚與祭而不及冠與喪也曰生今反古災及其身

冠已久廢甯待今日至送死足當大事愚不肖尙知自勉子孫而賢貧富貴賤因時制宜此何待言亦不必言非略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還是主嚴還是主和曰禮離和失其眞和離禮無其節節文從天理出二者自不容分之爲兩禮之用和爲貴一章看聖人說話是一是二

問齊家之難難於治國平天下家邇天下遠家親天下疏何以難曰正惟邇則情易辟正惟親則法難用夫家之所以齊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婦

曰順反此則父子相傷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積漸而往
遂至子弑父妻酖夫兄弟相仇殺庭闈衽席間皆敵國
從來均平天下之人每於此多動心忍性蓋法制所不
能束禁令所不能施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問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在忍夫同居義取於和忍則
情有不堪而襲同居之名似非君子所貴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忍正所以成其和也如心實不和強爲含忍勢
必至積怒深怨決裂不可收拾居同而心異何如居異
而心同古今四方皆一家人豈必合聚同堂乃爲一家

乎國運家運離析分崩皆非人所能自主仁人孝子亦
與時偕行分合同異無庸有成心也

問家不齊多因妯娌不和遂傷兄弟之好或妾侍寵以
奪主母之權至繼母毒害前妻子女其禍人身家敗人
名行更甚當何道以處之曰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千
古家規也身範不端向婦人女子求齊道無由矣

問宗法曰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宗之爲言相率尊之
云爾先王知人耳目心志不可無所宗也故有大宗小

宗之說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向之所主而不至於渙散此宗法也古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長宗之人不敢以其分臨之以今時而談古宗則難矣仁人孝子嚴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以族之長而賢身爲人宗者主祭祀是猶行古之道也念庵有尊尊老老賢賢之說以行輩長者主之曰尊尊行卑年高者主之曰長長行與年不足而有德曰賢賢

問墓祭非古然與曰上古之葬不封不樹既封且樹則吾先人之衣冠憑焉敢不敬諸故非有大故則不敢輕

去墳墓重之也重之而何可不敬也時俗淸明埽墓七月十五獻靡穀十月初一送寒衣猶有古之遺意焉春秋懷恪人情與天道合而愛敬之誠動乎不容已墓祭廢而四時之祭未有能行者矣人心之醇風俗之厚於此徵關祭之時義大矣哉

孝友堂家訓　男奏雅韻雅　孫浴謹輯

示諸孺子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識開而習擾其權性失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愼所習使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蒙養不端

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晩矣家運盛衰亦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陵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繫事爲諸孺子父者各勉之

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緊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是賢人君子一流人不安貧守分畢世經營舍易而圖難究竟富貴

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耳余謂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示奏雅等曰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書明農便是真學真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敎吾恥之今日敎爾等以孝弟力田正老夫不負燭光之一念也晨起率子若孫祠堂焚香羣從續至謂之曰我等聚族而處佳辰令節生忌朔望得來祠堂瞻禮是祖父之魂氣常在兒孫之誠敬常存也只此是人生第一喫緊事

明此而爲農是良善之民明此而爲士是道義之士祖父恬熙於上兒孫敦睦於下豈非一室之太和而一家之元氣哉願我子孫世世勿替

抑勇辯力爾等不足謹厚樸拙爾等有餘夫知勇辯力四者皆民之秀傑然不能惡衣食耕鑿以自養反不如謹厚樸拙之安分而寡過也吾家先祖百年須佛子不衰者正謂其謹厚樸拙耳多一分智巧損一分元氣爾等培此樸拙之心便是眞能守祖之孝子順孫

甲辰在容城博兒淦孫先歸蘇門諭之曰學問須驗之

人倫事物之間出入食息之際試思爾等此番何爲而來能無愧於所來之意便是學問實際詩文經史皆於此中著落身心性命皆於此中發皇省得此理隨時隨處皆有天則便無虛過之日

爲浩溥沐浴溶漢六孫延師諭之曰爾等未離孩提稍長之時正在知愛知敬之日吾家自高祖以來忠厚開基今孝友堂尙依依如新也爾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謂灑掃應對皆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粗

事也聖功全在蒙養從來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

爾等讀書願求識字或曰焉有讀書不識字者余曰讀一孝字便要盡事親之道讀一弟字便要盡從兄之道自入塾時莫不識此字誰能自家身上一一體貼求實致於行乎童而習之白首不悟讀書破萬卷祇謂之不識字王汝止講良知謂不行不算知有樵夫者竊聽已久忽然有悟歌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如樵夫者乃所稱識字者也

元日祠堂語羣子弟曰淸明在躬志氣如神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嘉與維新一人砥礪便是一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貴莫貴於此

語立雅等曰與人相與須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爲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此心翕聚處不肯少動方是眞能有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即以聲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嘗讀書者也韓信受辱跨下張良納履橋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濟事靜修之言曰誤人最

是棄師德何不春生未唾前學人當進此一步

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爲明道理做好人道理不明好人終做不成者惰與傲之習氣未除也灑掃應對先儒謂所以折其傲與惰之念盡斂惰除而心自虛理自明容色詞氣間自無乖戾舛錯事父從兄交友各有攸當豈不成箇好人日用循習始終靡間心志自是開豁文釆自是煥發沃根深而枝葉自茂爾等今日辦一虛心實實務除其傲與惰之念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先後本末一以貫之不知者祇見爲灑掃應對而已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澈即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騖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具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父母於赤子無一件不是養志人子於父母只養口體此心何安無論慈父慈母即三家村老嫗養兒未有不

心誠求之者故事親若曾子僅稱得一箇可字

謂韻雅曰汝幼年理家務吾慮其廢業也然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學問長進米鹽零雜至細瑣矣綜理有道便是學問至長幼尊卑內外男婦情性不同好惡各異黽勉有無能得其帖心輸意此非仁至義盡者不能志氣從此立學問從此充虛心實體當自得之

博雅問貧賤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曰顏子稱爲邦之略而簞瓢陋巷原憲釜甑生塵而辭祿九百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緊說著不處人只是欲貧賤是人之仇敵

緊說著不去人只是惡貧賤原與道近做聖賢全在此
處體驗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嫌貧賤不得
人生第一喫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
只是求人則親疏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
落坑塹中矣臣弒君子弒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示甥姪維雅曰本分二字殊難盡子臣弟友而求其能
皆本分也誰能盡此本分者堯舜周孔於本分內不能
增得一毫增一毫於本分內便多一毫於本分外
謂聖雅等曰汝兄家報謂汝等不可各用已見十年來

我於忍之一字著力忍卽恕也各就一字下手自見得力汝兒此言卻是老夫平昔處己處人自愧未能者旣以此相勉當大家策勵實實近裏著己用工不可徒以口說百忍堂中有太和此話從體認中來

訓奏雅曰眼界欲寬胸襟欲廓而得力著手處卻要枯寂收斂約則鮮失願爾曹共講求此義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原只爲多求此語可作約字註腳

此中風俗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匪易余十五年目擊心識就中有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

者不可不斟酌而損益之是在秉禮君子力爲之砥不必定與俗同也

謂彥雅大姪及奏飛韻雅曰汝三人學稼吾慮不明習此事而小覷之也舜耕歷山伊尹耕莘野孔明耕南陽此是何等勳業孔子於樊遲何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升闡發跡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與東周納斯世斯民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

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況負薪掛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

示倘兒暨淳溥兩孫日學不長進病坐在不虛己以舜禹之聖而好察樂善拜善孔子之聖四友六侍顏子之賢而問不能問寡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取諸人乃所以與諸人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曲士俗學只喜聞譽惡聞過遂自閉取善之門而阻人樂告之路德何由進業何由修所謂自暴自棄也爾等以文會友便是進德修業之

時藝只作書生雕蟲小技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與仁有本末而非二事與勝己者友須先虛心至聽其言與吾有未安處宜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相商惟恐我見未克未能盡其所長則無不收師友之益矣便是進德修業實際功夫

示應試諸子孫曰涿州史解元家子弟赴試老者蕭衣冠設席以餞命之曰衰殘門戶賴爾扶持今老夫所望於爾輩扶持者又不專在此也爲端人爲正士在家則家重在國則國重所謂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

循守本分平民九十歲老人所以報答天地父母者此區區一念耳

済孫秋捷謂之曰些小得意與些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挽回流俗之志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耳自期以下冠服之制皆略不爲意即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茹葷不御內者亦罕矣祭也

之禮一用流俗節序薦褻不嚴眞實講求祭義者誰其人哉風俗之淳人心之厚必自愼終追遠始

示八姪趣雅曰行已有恥對無恥而言也狷者有所不爲對無所不爲而言也賢不賢之分豈相遠哉夫無所不爲正是其無恥處故孔孟每提一恥字以激厲人知所用恥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詔潛孫曰天下無無事之人或讀或耕或出或守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爾父在故園代我守祖父墳塋爾來蘇門代爾父侍老夫眠食爾七叔在外處館佐爾五叔

農事之不及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代我應酬筆札爾十一叔十二叔寒寒暑暑侍老父寢處雖日用飲食之事皆性命流行之會也汞與來視我且得與其女兒敘十八年之疏違中皆有天則焉認得此意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不得此意則日日在夢迷中所謂罔之生也爾性頗慧我望爾知學學之不已悅樂自生善守祖業者守此而已

語汞與姪孫曰爾祖宰武城歸里之日仍以館穀償負債爾祖母爾父俱不免於饑寒聞者見者莫不憐之鹿

忠節公獨愛而起敬謂非古之廉吏不至此吾家沭陽公以廉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得爲清白吏子孫聀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沭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綢二疋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當常處其不足以爲可增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索然矣爲爾計要安分耐窮教子弟讀書不失禮於宗族鄉黨法祖在此立身在此

謂詮孫等曰孟子深戒暴棄者謂非人暴之乃自暴之

也非人棄之乃自棄之也暴棄不在大亦不在久一言之不中禮義一事之不合仁義即一言一事之暴棄也行庸德謹庸言終身慥慥方得免於自暴自棄
語云雖等曰朋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詒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謂亞兒曰憶汝姊歸甯時吾家長幼男婦無不肅然起敬蓋孝事舅姑和睦娣姒惟身有之所以言之能啟人聽聞今汝來此弟若姪將於汝取型焉當晨夕告教令

排希讀者各勉其所有事，勿怨勿怠勿較勞逸勿存形跡以好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則家庭之間便是唐虞三代何樂如之

善詒謀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數十年之家運可保勿替如其爲賢人爲君子則所以彰顯其祖功宗德者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較之積財置產者所得不既多耶此等事庸愚皆知之賢知者不能也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得輕世於世所不驚樂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所過享

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眞名言哉錄置座右日夕咀翫并以示我子孫共珍之

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獨奇禍難孚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目矣

前人創業後人守成一茅片瓦守而勿失此方是承家令子至於可久之德可大之業最易知最簡能卻視爲身外之物非祖父所留遺任其積敗廢棄絕不肯過而問焉其於輕重大小之衡顛倒實甚庶非仁人孝子之心所安也凡我同人俱有守業之責幸先理此業保而

勿失則安富尊榮與天無極其受享豈可以言語形容耶

甚矣人心無足時也逐日營營總是願外不知富不可以求得越分妄求餘殃在後貪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如欲千百年富貴此必不得之數也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客曰富貴如何便成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去矣既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昔郭進建第成坐諸匠於子弟右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識者謂爲名言今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

位高而頗蹈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甯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時天上矣古今來無人不犯此病若能先見一步蚤退一步必也明哲之士

語諸子曰吾家孝友堂爾師鹿忠節額之山左劉幼孫諱重慶書之迄今五世矣嘗與爾伯叔相勖勉日夕兢兢恐負二君題額之意今爾伯叔已矣吾老矣是在爾

等勉之一人不類便玷家聲孝友非難事然卻非易事不離日用飲食總以一念孺慕爲主夫子與子游論孝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與子夏論孝曰色難服勞奉養曾是以爲孝乎夫敬不在養之外也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則其敬與色可知已三必字亦要看的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亦有行不去時故余嘗謂養口體未嘗非養志也矯而行之則僞矣此處豈容得一毫僞爲哉夜來老夫久不成寐呼韻兒語雜念漸清

沐孫睡醒起爲老夫搔背癡余謂韻兒曰此念便從孺慕中出可稱孝友堂子弟矣晨起書之以志勉韻按學兒未生

手書此條未署壬子秋分前五日八十九翁書

示淵孫曰爾父既來夏峯故園祠墓惟爾是寄子弟咸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先儒有言毋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常人負我勿我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即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之

理故夫子於子臣弟友曰我未能一焉葢原是能不盡的一見爲已能則其虧缺多矣堯舜猶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開之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無歇手處只一自滿便全盤放下矣

謂潛孫曰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卽貧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於此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

早窺其必敗矣

謂滏孫曰漢家舉孝廉然漢史卻無孝子傳傳孝友自晉史李密始東堂慙悄猶非本色乃知真孝子固非等閒人也論語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仁義禮智樂之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堯舜唐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孫文正謂孝友之士宜在朝廷孝者所以事君也爲子不孝斷未有爲臣而忠者訓人家子弟只教之以孝弟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老夫生平承良友提攜勉之以爲真孝廉迄今抱愧於心

子其勉之
語浩溥沐浴溶漢暨用楨曰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一
時應童子試者六人伯順爲余曰郎君等不必俱發科
登仕只本分孝弟力田不失前輩書香便是天地間第
一等人家今言猶在耳老夫倏忽九十一歲孫曾應試
者又七人余之欲命爾等者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
祖若父矣爾等第長奉此言便是孝友堂佳子弟
謂諸子曰居家勤儉孰爲居要博雅曰勤非儉終年勞
瘁不當一日之侈靡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子曰禮

與其奢也寧儉似儉尤要望雅曰一生之計在勤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治家治國治身治心道豈有先於此者乎似勤尤要曰二者皆要尤要在克勤克儉之人耳八年於外三過門不入方得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如非其人胼手胝足朝經夕營何濟乃事宋仁宗夜半惜燒羊之費恭已化成幾致刑措若唐文宗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雖云儉德然受制家奴自謂不如赧獻泣下沾襟亦何益乎勤儉一源總在無欲無欲自不敢廢當行之事自無礙外之費不期勤儉而勤

儉矣

閑邪存誠卷餘

天地間有可以默會而不可以顯據者言愈繁而義愈晦祇令人馳騖於荒唐窈冥之說而坐隳夫日用經常之事如鬼神風水生死仙佛等類其說甯有極乎聖人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語季路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千古了義也後世必欲求其說於聖人之所未嘗說亦惑之甚矣至風水仙佛之事存而不論可也必精求其故詳究其微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暇中偶錄

諸儒之語足破此惑者數則參以平昔臆見彙爲一卷以質之同志并示我子孫

庶子伯順曰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爲陽就此氣之屈爲陰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可伸屈伸者即呼吸也在一歲爲寒暑在一日爲晦明在一息爲呼吸之一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爲二氣二氣爲五行窮天簪地无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爲此陰陽之理无形故視不見无聲故聽不聞而

萬形萬聲惟所稟篇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爲一物即一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爲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大要天地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卻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爲運用故發皇昭著所謂誠之不可揜

先儒論鬼神曰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世世人之論鬼神是就祀典所載山川社稷城隍而誤執之以某爲山神某爲水神某爲城隍之神定有一人焉冠笏袍帶儼然司禍福之柄

操死生之權故能令男婦貴賤諂事無度奔走恐後无非爲求福免禍之計噫鬼神而果如此也哉小人可以諂而獲福正人或以不媚得罪則神且爲齊公不明之小人而已矣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諺云暗中有鬼舉頭三尺有神明亦言無處無時非鬼神故誠不可揜張子曰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地理風水之術三代以上原無是論觀周禮族葬皆於

北郭之外可知矣後世如唐呂才宋程子司馬公張南軒皆以爲謬而不信獨朱子酷以爲然葬書曰乘生氣也儒者皆以爲有理且夫死者氣已散爲清風體已化爲枯腐於生者何所相涉而謂其福蔭於子孫豈非其荒忽謬悠無著之言乎況若子若孫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或壽或夭或善或惡各各不同若曰善地子孫皆被其蔭可也而何不同若是豈非人各自性自立乎若以爲風水能致人福祿則世間人事皆可以弃置不爲農者不論天時耕耨商者不論貴賤美惡工者不論習熟

拙巧士者不論講學摛詞一唯聽於風水以俟其自至可也然而能之乎且世之術士又以子平星數範圍皇極論人貴賤壽夭是人之生一也而所擄以爲生者若是其多俗人小儒既信乎此又信乎彼倀倀貿貿渺無定向不過貪慕富貴之心使之然耳惟風水之害使人涂淤殭𤷵鬬爭怨訟死亾罪戾無處無之豈非遺禍於世乎崇信以爲人望文公大儒不得辭其責矣

此浚川王子之言與予臆見正合予嘗持此論以難若聾若聵不能措對無奈其說入人隱微牢不可破

賢知富豪受禍更甚予爲錄一過以示我子若孫積
習雖難卒挽然有志於學者不可不知有此道理
友人善地理予謂之曰顏子陋巷窶人且短命秦檜
爲宰相而昌其後貴人之風水與賢人之風水當作
何觀友人云陳希夷謂富貴神仙逸士四龍生人原
各有說予曰富人貴人之龍受命於地理賢人聖人
之龍不受制於造物豈地理所能囿哉
客有善談命者歷歷言某也富某也貴某也平常予
曰君所謂富貴者予視之卻平常君所謂平常者予

視之卻富貴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君所謂平常者行修名立鄉邦羣切推重富莫富於此貴莫貴於此所謂富貴者厲已淩人求知、穢焉何所亦一平常人耳客曰八箇字只論富貴不論賢愚予曰富貴聽之於天賢愚操之自我大凡爲八箇字限定不能轉動一步者必非豪傑之士

顧子涇陽曰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程伯子亦嘗謝上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

恐賢問某尋聖賢於此等處急切作何酬付只將一冷語微微點掇道是十分含蓄卻是十分泄漏使學者驟而聞之不覺妄想頓撤豁然喪其翻飛馳騖之心徐而繹之又覺意味深長當下便實實有箇理會處假令是時一意攔截那邊滿腹疑團何由打破不然而瑣瑣為之剖析曰如何如何彼又將以口耳承之兩下只成箇話柄而已何從討出真消息來故曰夫子之不告乃所以深告之也

語云父母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這箇生死是天之所

以與我者毫無欠缺我之所以合天者毫無虧損以此生以此死天地鬼神且不得與我分之爲二總之一誠而已誠之理悠久無疆豈有消歇荒蕪之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此通乎古今晝夜而爲知者也今之求長生究言生死者大約貪癡之人恣情縱欲戀而不能割所謂生而蠢蠢者耳又焉知死之道哉人於子臣弟友間有多少不盡分處猛自警省盡所以事人之道則知所以生之道知生則知死矣朝聞夕可生順沒甯此段快慊須是闇修默證一毫聰

明解識俱用不著

顧子曰潁濱有言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學者無主先入之言虛心參核必有箇眞是非湧出來

甚矣世人之好出位也叛道曠事本分不守而願外自恣千古人皆患此病如二氏之徒不守二氏之說

而竄入於聖人之言以為高聖人之徒不守聖人之說而竄入於二氏之言以為高皆出位也願外也舍己田而芸人田為不守祖失本分之人其設心妄冀作祖成佛與天地同悠久如世俗所傳長生不老庶足快吾貪生怖死之念噫此亦愚人之心也夫仲尼往矣釋迦老子豈能長留皮骨於天地間邪為儒不能師聖豈歸楊歸墨遂能為老子為釋迦不識仲尼并不識二氏祇重其叛師之罪而已矣丁酉秋仲書於兼山草堂

訓語一則

小小得失輒生喜戚此其器識可知矣不知得意處卻是失意失意處卻是得意第在人默自領會耳即如考試一事出門快意試輒前人不問而知走入利達一邊去如勤遭摧抑有前人之具而際會不偶怨天不可尤人不可不得不走入學問一邊來利達到底是失意學問到底是得意何得何失何去何從是在爾輩立自決擇老夫八十三矣於榮枯得失經閱已久此非剿襲口耳之言也爾等勿忽乙巳大寒後三日歲寒老人書

手蹟二則

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以一身藐焉中處而曰位天地贊天地配天地不幾乎大而無當哉靜言思之唐虞三代之世堯舜禹湯文武參贊之力也春秋以後迥乎不同矣而夫子之所以參贊者更遠且大試觀今日非夫子之道人何以得安富尊榮何以爲忠孝節義何以爲聖賢豪傑凡此皆夫子之道也張無垢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云仲尼原未嘗死觀今日之天地皆仲尼之乾坤也不獨仲尼凡遊聖人之門而登明倫之堂者無一

人無參賛之責也無一事非參賛之事也人各有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卽一家之位育也人各有身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是卽一身之位育也吾心吾性卽天天豈遠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天卽贊天也事天豈難乎哉一日用飲食之事而已矣如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方可言參賛是自弃其天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分明指孔子說乃今孔廷俎豆輝煌萬古其堂曰明倫其學曰不

怨不尤與及門弦誦詩書疏水曲肱浮雲富貴此段境

地與王天下何關漢唐宋三代令主王天下雖不足謂

天下而有餘而分羹之語漢高何忍言之太宗於父子

兄弟之間又如何哉陳橋兵變恐亦不能無慙德也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耶否耶

夏峯集補遺卷下

錢　塘謹校